



澳門 人
在 台灣

小城，與藝術偶遇

文、圖 —— 羅婉儀

她告訴我她名叫亞綠。亞綠脫了拖鞋，雙腳在地上擺了一個「入」字姿勢，然後，行了幾步。這是一種偶步。亞綠用拇指跟食指打個圈，另外三隻手指貼緊在一起，兩臂前後擺動，頭顱緩隨左轉右轉。這是一個姿態。亞綠走到拉線木偶旁，拿起一個，把弄了幾下線桿，桿線下的木偶動；然後遞給我，我拿住線桿，我不知道我該做些什麼，我沒個頭緒，胡亂上下郁動了幾下，笨拙極了。一個關係，我跟另一個（木偶樣的）物的關係。它的生命，跟我接觸，它的生命，跟我連繫，我的生命，動，它的生命，動。它動，我動，或不。它的生命是我的生命。而它，是千萬條線的其中之一，跟我繫著。我是隨意漫步碰上亞綠的。那在台北市西寧北路 79 號林柳新紀念偶戲博物館。我剛在台東海邊看過風暴中的風浪。

默劇大師馬歇·馬叟（Marcel Marceau）剛過世的時候，我想起這關台北偶遇。舞台，曾經的廟宇，神殿，人與鬼魂靈魂溝通之地。人趨前，仰望，寄盼，欲知生與死之間的鬼

秘。人與靈魂。互相拉扯。生命與死亡之間的一條時光隧道。一面鏡子。台上或下。生命的關係線索。一切發生在（黯黑的）靜默中。探索。我這樣扮演你，好嗎。我這樣跟你關係著，好嗎。我這樣愛你，好嗎。

那需要一個舞台空間。舞台跟人，有時候很近，有時候遠。人跟舞台，需要一個距離，遠或近。

漫步。回走。從一點到一點，由這到那從東往西。這是建築，樓房，屋苑，這是街道，人行路，雙行路，單行路，迴旋處，十字路，死胡同，這是障礙（物），圍牆，隧道，天橋，人行天橋，直線的是柏油路彎線是小巷，這是鐵路，巴士站，停車場，醫院，郵局，圖書館，街市，咖啡館，餐廳，教堂，墓地，山坡，草坪，小溪河流，公園，你遇到人，和人，和小動物，花草樹木，昆蟲，那是樓梯，這是門檻，入口，一條燈柱，噴水池，東南西北，你在此。

華特·班雅明（Walter Benjamin）說：……在一座城市裡迷路，正如人在森林裡迷路一樣，是需要實踐的。的確，生活本來就在一個迷宮。我不是從迷宮中學會不迷路，我是從迷宮中明白迷路。我天天位處迷宮。迷宮樣的東西西東，你我橫衝直撞。你我天天遇到障礙。障礙物你我迎上去，或者不。生活就是迷路，迷路就是記憶。記下，就是藝術／生活。藝術創造者得要迷路，從記憶。班雅明又說：……

生活中，我很晚才學會這門藝術：它實現了我的夢想，這些夢想最初的痕跡就是我在練習本上亂塗亂畫的迷宮。

人問我為什麼沒有創作，我支唔。我有點猶豫。我的熱情不足。蠢動不強。我的力量不夠。我沒有浮躁沒有憤怒沒有熱情。我沒有感到平靜。我的心，不在這裡或那裡。我在（心裡），等待。

等待。等待是創作的一個必然必要的過程。等待就是創作的一部分，我認為。可以這樣說，我每天都在想著做些什麼。一幅畫。一件拼貼。不用給它的內容名稱定位，不用給它的形式定義。這是可見的又是無法預見。性質不詳。無可奉告。那將要成就的，在空間時間內燃燒，那生命的一部分，甚或生命的全部。這，很私密。它沒有成形，大抵還沒有開始。但實在的，它已然出現。那渾沌——常在。

我以為我會常到台灣走走。我沒有。我從香港到澳門工作以後，小城讓人對距離感變得遠了——這我想跑到另一點去。2011年，我在台北「竹園工作室」有一個名叫《房間》的展出；我在〈女書店〉有一個有關「女書」的分享。那是一條漫長的路，來回了好多年。我知道，偶遇不是意外，但那需要時間，把東西物事串連起來。■